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五〇九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重要啟事

一、各縣新華書店、分銷處，自七月份起將報紙交該縣郵局發行，六月以前之託閱手續、經濟往來，由各書店分銷處負責清理，請讀者注意。

二、請邊區一級各機關、個人訂戶以及各縣，將後半年所需報紙總份數和預訂款務須在本月十日前寄來，以便寄發，逾期則按自動停發。

三、各地書店、分銷處將前半年所欠報費得收回之報款，請速寄來，否則應由各該領導機關和原職幹部負責清理。

四、請各地讀者訂報按實有日期數計算，原登「每月三千元」有誤，特此更正並致歉意。

五、自四月以來，所發有關定報發行工作通知等文件，請交該縣郵局參照辦理，（不另通知）。

晉綏日報發行科
郵政管理局

「七七」抗戰十週年紀念日
中共中央對時局口號（一）

（新華社陝北五日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於「七七」抗戰十週年紀念日，發布對時局口號如下：

（一）全解放區軍民團結起來，發展正義的愛國自衛戰爭，堅決、澈底、乾淨、全部的消滅一切蔣介石進犯軍！

（二）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反對背叛政協決議，執行內戰獨裁賣國政策的蔣介石政府，恢復政協路綫，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只有民主的聯合政府，才能消滅內戰，實現和平，取消獨裁，實現民主，制止賣國，實行中華民族的獨立！

（三）反對蔣介石的內戰政策，向蔣介石要和平！懲辦一切破壞停戰協定發動反革命內戰及在戰爭中殘殺人民的戰爭罪犯，緝拿這些罪犯，交人民法庭審判，沒收他們的財產，賠償被蹂躪的人民！

（四）反對蔣介石的飢餓政策，向蔣介石要飯吃！實行抗丁、抗糧、抗款！沒收萬惡的官僚資本，沒收貪官污吏的財產，救濟飢餓的人民，救濟飢餓的學生和公教人員，救濟抗日有功的失業軍人和烈士遺族，救濟災民！保護民族工商業！

（五）反對蔣介石的獨裁政策，向蔣介石要自由！廢除恐怖暴行，取消特務機關，釋放愛國政治犯，取消背叛政協路綫的偽國大、偽憲法，抵制蔣介石的偽選舉！

（六）反對蔣介石的賣國政策！反對蔣介石借外債打內戰！反對蔣介石用美國軍火殺害同胞！取消賣國的中美商約及一切賣國條約！否認蔣介石政府在內戰時期所借的外債！反對美國政府供給蔣介石軍火，助長中國內戰！要求一切美國海陸空軍和美國顧問團全部撤出中國！聯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在平等互惠原則下，和外國（不論資本主義國家或社會主義國家）建立正常的通商友好關係！

（七）懲辦日本戰犯岡村寧次！懲辦「九一八」以來一切日本侵華罪犯及漢奸賣國賊！制止日本侵略勢力復活，實現日本民主化！日本賠償中國的物資，必須交人民分配，反對蔣介石利用賠償打內戰！

（八）向偉大的人民解放軍致敬！向民兵、游擊隊致敬！向戰鬥英雄、人民功臣致敬！向愛國自衛戰爭中死難的烈士及其家屬致敬！向愛國自衛戰爭中受傷和殘廢的榮譽軍人致敬！人民解放軍全體將士們，進一步提高戰鬥力，學習陣地戰，學習運動戰術，勇敢的消滅敵人，不讓一個敵人逃跑，全部消滅進犯軍，奪取敵人武裝備自己！一切爲人民服務，嚴守紀律，保護人民！

（九）向偉大的解放區人民致敬！向勞動英雄、模範幹部致敬！加强群眾工作，幹部必須和群眾打成一片，保護群眾利益，執行群眾路綫！用一切可能的力量幫助軍隊作戰，軍民團結，消滅萬惡的反動派！

（十）堅決執行土地改革，實現耕者有其田，務使一切無地及少地的農民獲得足夠的土地及生產工具！保護中農，保護民主份子，懲辦土豪惡霸！

（十一）發展生產，厲行節約，務使解放區有足夠的糧食、軍需品、民需品！處處從全面與長期着想，支持愛國自衛戰爭！

（十二）國民黨軍隊官長們，不要作無謂的犧牲，不要丟下你們的父母妻兒，替賣國獨裁者送命！蔣介石的崩潰已不可免！舉行起義，反賣國、反獨裁戰爭！放下你們的武器，轉受優待！國民黨員們，停止作惡，回到孫中山的革命立場上來！只有脫離反動陣綫，停止反動罪行，才有出路！

（十三）向蔣管區反內戰、反飢餓、反獨裁的人民及其領袖們致敬！向在蔣介石恐怖下被監禁被殺害的民主戰士們致敬！一切民主黨派、一切民主份子，團結起來，爭取民主的勝利！

（十四）向爭取自由的少數民族與海外僑胞致敬！團結起來，爭取國家的自由平等！

（十五）全中國的工人、農民、知識份子、愛國青年、愛國婦女、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開明紳士及少數民族，組織全民族的統一戰綫，一切愛國份子，聯合起來，反對蔣介石的賣國、內戰、獨裁，建立獨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

（十六）人民解放軍萬歲！全民族的統一戰綫萬歲！民主的聯合政府萬歲！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晉綏軍區司令部公佈：
一年愛國自衛戰果總結
解放縣城九座，斃傷俘敵三萬九千餘名，繳各種槍一萬一千餘支，各種砲三九七門，子彈一百萬餘發。

（本報訊）晉綏人民解放軍在一年愛國自衛戰爭中獲得巨大勝利，共斃傷俘頑軍三萬九千餘人，配合友鄰部隊，將晉綏與晉冀魯豫解放區聯成一片，除使閻錫山軍從進攻轉入防禦，困守太原及其外圍少數城鎮。軍區司令部頃公佈一年愛國自衛戰績及戰役經過：閻錫山於去年七月中到六月底，擺約集其四十九師、三十一師、七十一師、七十三師、七十二師全部及八十一師各一部、保安團等，先後配合日軍，向我晉中平川解放區侵犯，我軍先佔領太原以北地區，向我解放區汾陽、文水、交城侵犯，我軍不得已乃展開自衛反擊，在晉北戰役中擊潰閻軍。十一月十六日，我軍從晉北開始自衛反擊戰役，收復了崞縣、原平、寧武、代縣、繁峙、五台、山陰、定襄、忻縣等縣城，以及陽明堡、軒崗、寧化等據點，共口泉、興縣、河曲、保德等地。

在晉北戰役結束時期，大同閻軍不斷向我搶犯，我晉綏與晉察冀解放軍展開大同、綏東自衛反擊戰役，自八月十四日到九月十九日，我軍直追至大同四關。此時蔣介石忠實走狗傅作義乃集中兵力分三路向我綏東進攻，我軍為保存有生力量，自集寧撤出。我軍乃先後撤出集寧、涼城等地。在晉西南，胡宗南軍侵犯陝甘寧邊區以後，我軍積極配合，收復汾西、靈石、孝義等城。

一百零三個，控制同蒲路北段六百里（北自大同附近，南至太原北七十里之新村車站），和口泉、寧武、軒崗、陽曲、忻縣等地連成一片。同蒲路北段，僅閻軍在大同、太原、忻縣、崞縣等據點，由我軍控制。

點五十個，使晉西南與晉西北打成一片，陝甘寧與晉綏聯接，呼應大解放區的道路，使胡宗南急忙調回六個旅的兵力回援，胡宗南反攻遭我擊潰。今春一月間，閻軍正準備向汾陽一帶進犯，胡軍六十一旅，七十七旅大部，被我殲滅於呂梁，孝義、汾陽、介休等地，一月十八日我軍攻克孝義城後，繼又分三路向汾孝地區進攻，我在孝義以東、汾河以西地區殲滅其萬餘人，並乘勝收復……

保衛平川麥收打擊搶糧敵
我軍殲敵一個團

（本報訊）軍息：為保衛夏收，打擊瘋狂搶糧抓丁之敵，我晉綏人民解放軍某部於本月三日由文水縣小城附近馬村十一時半向敵二六團師部發起攻擊，並於下午七時半佔領馬村，三時許全部消滅敵人一個團，俘敵團長以下七百餘人，繳獲輕重機槍一四挺、迫擊砲四門、擲彈筒十五個、步馬槍三百餘支。僅一部分敵人逃回文水城，計斃傷俘敵一千餘人，我軍在馬村之附近……文水二十六團……（以下數句模糊）

文水據總計自去年七月到今年五月期間，晉綏部隊在本區作戰的戰績如下（本區及友鄰部隊在友鄰區作戰不在內）：二十二次戰鬥，共斃傷敵九百一十五名，俘敵軍官一百八十餘名、士兵一萬九千三百零一名，共斃傷俘三萬九千五百一十二名，俘虜騾馬七百三十九頭，四百七十一……

三萬九千五百一十二名，俘虜騾馬七百三十九頭，匹十三，百零七十一……

[illegible]

我軍橫掃保定外圍斬斷平保交通
攻克三城殲敵六千餘

全部保定鐵路近百里，已形成孤立，保定外圍人民解放戰役以來收復之第十四座縣城。

[illegible]

二萬四千五百五十一，擊落戰鬥機六架，電台二十四部，收管機槍五十四付，汽車二十三輛，三輛火車頭，七節車皮，坦克二十五輛，落傘三十八個……（二）我所解放縣城：九座：寧武、崞縣、代縣、陽曲、汾陽、孝義、文水、介休、清水河……：共計縣城五座；靈丘、涼城……右玉。

總觀我晉綏一年來愛國自衛戰爭形勢，由於我軍執行機動靈活的運動戰的……

[illegible]

通知

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一日

近來各地有部份地主為了躲避負担、逃避清算，將土地不事耕種，讓其荒蕪。群衆普遍要求無代價耕種，爭取不荒耕地。這種要求是十分正確的，我們應堅決擁護之。各級領導同志，應迅速負責組織貧僱農，民主評議，實行合理分配，並以他們為骨幹，發起保證不荒耕地運動，撿種地主之荒地，不出任何代價，爭取不荒耕地，和災荒作鬥爭。特此通知。（不另行文）

邊區行政公署

岢嵐李家坪行政村

拿義倉和舊公粮換的糜籽 大部借給幹部和中農

貧苦群衆種籽困難仍未解決

（岢嵐訊）三區李家坪行政村在「解決貧苦群衆種籽困難」的名義下，從義倉及舊欠公粮中共換來糜子籽七石二斗，但在實際分配時，卻大部落在幹部和中農手中，貧苦群衆的困難仍未解決。村長賈懷德藉口農時緊迫，不去調查各村實際需要，就和指導員李旺榮決定按村莊大小像分配公粮一樣來分配。李旺榮為了包庇本村，給較富裕的李家坪（該村經過土地改革，貧苦群衆已分到一部果實），分了兩石，而給最貧苦的前後葦城、來溝、鮮崗等四個林地小村，共分了二石四斗，下餘第三溝一石，高家會一石，賈家溝六斗。這已經是錯誤的，而更大的錯誤是在給各戶分配時，由「農會」掌握，放在食換籽，來照顧貧苦農民，便於幹部從中賺便宜。李家坪分到糜籽後，由農會幹部楊奶大家中，讓農民拿粮食來自由換，結果有粮食的中農十四戶換了一石二斗四升，貧農十二戶才換了七斗六升。中農賈全換了一斗二升五，只種了二升，其餘剩的吃了麵。李寶小本來有糜子籽，也換了五升（他們實際上並沒有拿出粮食）。前葦城武委會副主任趙虎香、分隊長賀管五（富裕中農）等三戶，就分了三斗，而貧農還有因缺種籽，四垧糜地只種了一垧半。後經區幹部發現後，始教育幹部退出，重分給五戶貧農，最後又拿義倉到李家坪換回一些，在補籽分發後，尚有十四戶貧農缺糜籽六斗，無法解決，結果只有兩戶貧農拿口粮各換一升，其他仍未解決。（呂占潮、江慶）

臨縣李家條村

貧僱農口粮解決後 能先給自己鋤地了

（臨縣訊）二區李家條村解決貧僱農口粮困難後，積極進行鋤草。該村今年由於乾旱撥種工作做的較好，全村三十四戶人家耕種的二千二百七十一畝山地全部入種，沒荒下一畝熟地。但在入種後，因有些貧苦群衆缺乏口粮，要靠打忙工才能維持生活，馬上影響到鋤草。現在就揭不開鍋，六戶貧農自己進行夏鋤。全村有三戶僱農的地還只有三、四升米，沒炒麵的很多。他們向農會提出，要求向富農暫借一些口粮，農會當即向二戶富農（這村沒地主）借出二石六斗小米，分配給缺口粮的貧僱農。這樣，九戶貧僱農的口粮即可吃到秋收時。僱農武玉發種五十餘畝地，過去靠打短工資牛工過日子，常是先給別人耕作完才能輪到自己的地，此次借到六斗米後，他高興的說：「能先鋤自己的地了」。（王夫英）

保德袁家里地主袁水

偷運財物被民兵發覺

> 請出銀洋千餘元買了棉花等，這是否為群衆同意了？值得檢查！

（保德訊）一區袁家里村地主袁水，偷運財物，被群衆發覺。袁某歷年來為逃避負担及群衆鬥爭，把大兒袁馬車打發到岢嵐住，二兒逃往河西經商，家中財產都隱藏起來。最近想把財產偷運出去，大兒在上月卅日從岢嵐趕回，半夜三更偷摸到家，乘夜色朦朧準備偷運，但當被民兵發覺，並將其搗出的兩包衣服扣下。隔日，即召開群衆大會，在群衆嚴厲追究下，袁馬車承認了偷運財物的陰謀，並將他所藏的白洋九百九十七元和大元寶兩個（一百兩）全部拿出。當由群衆選出袁三希，向貿易局購回棉花九百四十斤和紡織零件一部，準備給全行政村貧苦群衆解決紡織困難。（崔聚興）

河曲五區檢查搶種中

將地主荒地交貧農種

（河曲訊）五區在檢查搶種中，發現未進行土改的村莊，不少地主荒蕪土地，決定均交缺地農民耕種。劉縣大地主楊四寡婦，有十三垧地，至六月二十二仍未下種，村幹部督促她種地時，她卻用沒口粮僱不起人等藉口來拒抗。武家莊地主武銀群常控在外村撂荒，他的十四垧地，只種過兩垧。六家案地主王所成，亦成天遊蕩，不事生產，他的十九垧地，一春天才僱人種了三垧，耕過一垧，其餘都荒了。這一問題交群衆討論後，決定在保證不荒地的口號下，把地主荒下的土地全部交出缺地貧苦群衆撿種。（任懷德）

石樓店塔村貧苦群衆

追出竊取果實 解決搶種困難

（石樓訊）一區店塔村，在搶種中要回被地主富農竊取的鬥爭果實，分給貧苦群衆。上冬該村鬥爭地主劉屯狗，清算出六百多塊白洋，被前副政中農的幾個地主王根川、富農王貴客、劉二迷等竊取二百卅元。今春土地改革時，這個問題也沒得到徹底解決。這次區幹部到該村發動搶種，群衆就這樣反映：「政府不給咱村貸牛貸糧，鬥爭出的東西，又被有的人家分去，貧苦人還是沒牛沒吃的！」於是在貧僱農會議上進行翻底子，把王根則、王貴客等的底子都翻出來了，一致要求將被竊取的果實全部退出，共退出牛五頭、白洋五十餘元、粮食一石七斗，分給十一戶貧僱農，並抽一部份錢派人去買兩石糧，解決種籽問題。在這封建村台後，同時進行改造組織。富農王貴客、地主王根則、占雲、劉二迷（農會幹事）、賀衛光（小隊長）清洗出去，會員由十人發展為十四人，另選貧農為幹事，調王雲甲為農會幹事，僱工甲增之為小隊長。（劉舒昌）

河二區對紡織領導重視不够

貧苦婦女有綫變不成布

只有個別村莊做的較好

（河曲訊）二區紡織工作，由於領導上對解決貧苦婦女工具、技術問題重視不够，許多貧苦婦女仍是有紡無織，紡下綫子變不成布。去冬全區有布機一百二十三架，今年由於貧苦紡婦大量增加，但機子只增加了三十二架，過去各村機子雖大部轉到貧苦婦女手中，今年新增的也多數是貧苦婦女，但離貧苦群衆的需要仍然很遠。據全區八個行政村截止五月廿二日的統計，即存放一千七百多斤綫子，如三十餘戶的小村雞鳴溝，有廿一個紡婦，只有一架織布機，最近統計紡綫子七十一斤，只能出四十丈布，還存五十多斤綫子。其中貧苦婦女存的綫子很多，只好賣了去買棉花，得利較少。在技術方面，全區自擴幹會以後兩月餘，只增發出二十八個紡婦。目前解決貧苦婦女的工具技術困難，仍然是發展紡織的中心。

（又訊）二區在擴幹會後的兩月多，在發展紡織中，有下列村莊做的較好。南頭行政村是全縣最貧苦的村莊，因過去幹部很少去領導，有一半自然村今年才開始開紡織，共幫助四十四戶貧農、四戶下中農共新增加了紡織機，又組織她們用師傅帶徒弟的辦法，很快教出了五個貧苦婦女學會了織布技術，如貧苦抗屬何占元的女人，現在兩天能織出一個三丈布。劉家塔自然村先將四架公村機子經群衆討論，轉給了十七戶貧農、一戶中農，又幫助三家貧農新製了一架織機。使過去有十二個不紡織的婦女，也都紡起綫來了。劉家沙塌每架機子固定教一個對象，不多幾天就能教出來。樹兒茶紡織幹部趙改葉、劉賦女等四人，其他分開對象來教。她們帶上自己的棉花、紡車，到自己要教的對象家裏，一邊給自己生產，一面教別人。劉娥女還跑到鄰村給貧農王長大的女人教會了織布。樺林塔行政村幹部賀官計去小偏頭住了廿天，先給兩個貧農婦女教會了織布，又以她們兩人為中心，訓練了五個貧苦婦女，由她們負責給教技術。（張乘介、飛忠埠、賦秉慶）

編後話

今天本報發表的三個消息中，有些問題值得考慮：一個是關於保德袁家里鬥爭出的問題；一個是關於岢嵐李家坪處理由義倉粮和舊欠公粮換來的種籽問題；一個是關於交城山莊復員軍人裴大魁的教育問題，我們有如下的意見：

（一）

保德袁家里群衆鬥爭出地主袁水的白洋九百多元、元寶兩個，拿去買了大量棉花和紡織零件，我們認為：在目前青黃不接時期，貧苦群衆最感困難的是口粮種籽問題，上述款項的處理，是否應該付群衆討論，值得懷疑。那樣大一筆款子，應該慎重處理，有領導的深入發動群衆，開座討論，民主評議，依據群衆意見，妥當的分配，那樣簡單的倉促的處理，是很值得考慮的。此事係由那些幹部主持處理的？是否報告過上級了？來稿均未說明，我們認為保德縣以及二分區領導機關，抓速派負責同志前往檢查。

（二）

岢嵐李家坪行政村幹部處理由義倉及舊欠公粮換來的糜籽，確如新聞中報導的事實所證明，是不合理的，按村莊大小分配，本來就不適合貧苦群衆需要的具體情況了，而又採取「以粮食換種籽」的辦法，結果，一方面，非但沒有認真解決貧苦群衆的種籽困難，而且還有可能加重貧苦群衆的口粮困難，因為貧苦群衆的粮食本來是極端缺乏的；另一方面，大部借給了幹部和並無困難的中農，這當中，固然便利了幹部自私自利，從中貪圖便宜。我們認為這問題是嚴重的，岢嵐縣區領導上應迅予糾正，與處理此事有關的幹部並應受到處分。

（三）

復員軍人裴大魁在關山莊不事生產，專門遊蕩，污損了我人民軍隊的光榮，收回他的貸款及調劑他的地是對的，予以嚴格的批評和教育也是應該的。但有一點是值得考慮的。變工隊是群衆自願的組織，不能強迫編制，更不能強加以「改造教育」不良份子的「任務」。改造教育復員軍人的主要方法，應該是把他交給群衆監督，依靠群衆，一同農會委員（即由幹部負責）是不夠的。

綏蒙細水村工作同志

領導搶種打破群衆誤會 造成土改工作便利條件

（新綏蒙訊）細水村工作組同志，開始因對解決群衆當前生產困難和幫助撿種抓得不緊，而着重調查土地，準備土地改革，以致引起群衆誤會。工作同志在召開群衆會，一部份群衆即在座責集開會，決定集體調查，全村共有地五百多垧，而調查結果只不到四百垧。當工作同志轉變方式，大力解決群衆生產困難，撿種告一段落後，群衆才說出這一誤會：當時他們聽說調查土地，如據實告訴後，第一是怕政府硬叫開荒生產，村裏沒牛，人又沒吃的，實在受不了；第二是怕地負担，但土地卻因無力耕種，大都荒了；第三以為把本村地說少些，可從外村分給好地。在領導撿種後，事實使群衆信任了他們，解決牛犋、口粮、籽種等困難，他們又看到外村分地，主要是本村先僱本村分；這樣就打破了他們的顧慮，造成進一步土地改革的順利條件。（陳向）

裴大魁不務正

賣了貸到的麻籽 出租調劑的水地

經發現後收回重貸

（交城訊）復員軍人裴大魁，自四一年旅退伍後，安置在關山莊，分給他水地一畝、坡地十畝，幫助他建立家務，但他卻不好好勞動，遊蕩破鞋，吃喝賭博，做投機買賣，把地讓衆代種，不給工資。今春貸款時，因未詳細調查，又貸給麻籽五十斤，調劑水地二畝，但他卻以八十斤小米，把其中一畝出租給郭福生，又出賣麻籽一百斤，換回小米七十五斤。此次檢查貸款，在村民會上，大家對他提出嚴厲批評後，將出租水地及貸款收回，重新貸給貧苦農民。並將其組織在變工隊內，由農會委員富全負責監督管理，從生產中教育改造。（李國謙）

再度攻克大石橋
遼南我軍殲敵二千二
犯康平敵被我迎頭擊潰

（新華社遼東前線四日電）遼南民主聯軍於上（六）月三十日，全部殲滅蔣匪獨立第三師王景安部（號稱兩個營），並再度收復中長路南段重要鐵路聯絡點大石橋。遼南民主聯軍於上月十六日攻克大石橋後，蔣杜軍糾集五十二軍重編二十五師、獨九師及由熱河調來之九十三軍暫二十二師一部，向該地反撲。我軍為調動殲敵，乃於二十日主動撤離該地。至二十七日，蔣杜軍由蓋（州）一帶調來獨三師接守，我軍乃於二十九日晚再度發動攻擊，激戰至三十日上午十時，大石橋遂再解放，守敵獨三師師部及該師七、八兩個團另一個營與當地偽保安隊一部全部就殲，同時並擊退由營口流竄來援之敵三千五百餘人。據初步統計，共俘敵團、營長以下一千八百餘，斃傷團長以下四百餘，繳獲迫擊砲十五門、擲彈筒百餘個、輕重機槍一百一十餘挺、長短槍一千五百餘枝、各種砲彈兩千發、子彈三十萬發、火車三列、戰馬五十餘匹、電台一部。（按獨三師原係偽滿洲國之建制師，為日寇所訓練，「八一五」後被蔣杜軍收編。）

（新華社東北前線四日電）蔣軍新騎兵軍於一日由法庫向康平進犯，民主聯軍某部於康平南三十餘里之三台子，予以迎頭反擊，自下午一時起，經兩小時戰鬥，將敵大部擊潰，殘敵乃倉惶回竄，我軍追擊直至王爺陵（法庫西四十里）。此次戰鬥初步戰果，計俘敵八十餘，繳輕機槍一挺、步槍八十餘支、大車二十餘輛。

熱河我軍再奏捷音
收復煤礦中心北票
俘敵副團長以下二千餘人

（新華社東北前線四日電）熱河人民解放軍繼收復朝陽後，經四晝夜激戰，於一日晚攻克錦（州）承（德）路支線上之煤礦中心北票，全殲守敵一個團及偽團一部。從錦東竄之敵三千餘，三十日搶渡大凌河，向北竄援，經我堵擊於北票以南之山地，一經接觸，敵即狼狽渡河向東南潰逃。據初步統計，共俘敵副團長及政治主任以下二千餘人，繳獲山砲二門、重迫擊砲二門、火箭砲三門、六〇砲七門、輕重機槍二十八挺、步槍八百餘支、電台三部、火車頭三個及其他物資甚多。按北票乃我東北夏季攻勢中收復之第四十三座城市。

李崑崗被俘消息傳出後
胡軍軍官情緒大落
西安人民鼓舞我陝北勝利消息

（新華社西北四日電）西安來人談：李崑崗在陝北蟠龍被俘消息，對胡軍軍官們有如一瓢冷水澆頭，情緒大落。胡宗南曾計劃由軍官總隊調集千餘名軍官補充其傷亡，但軍官們多不願去陝北送死，大家把委任令叫做「閻王令」，紛紛推宕拖延，以致胡宗南的計劃受阻。五月六日，解放軍收復耀縣，但自解放軍主動撤離耀城後，西安各報始趕放鞭砲，刊登出國軍收復耀縣新聞，可是西安人民早已傳說紛紛：「八路軍已到了耀縣呀！」一聽到「失蹤」了（耀縣專員閻錫師已為我俘獲），鐵路切斷了，……當時西安蔣軍極為恐慌。蔣記中央軍校七分校學生調來守城，分軍官總隊軍官也在街頭發感，三原耀縣的人一律不能入城。胡軍被困陷陝北後，西安附近人民就被「勝利捐」「慰勞發」糾纏不清，胡宗南並下令所有麵舖給胡軍烙餅子，用飛機運陝北，西安人民即議論着：「這一定是把狗日的困住了。」很多人在麵裏滲了麩子，餅子很快就大部腐壞。胡軍後勤人員對補給工作大感頭疼，胡軍第五補給區主任周士發已於五月二十日被迫辭職。

淮漣阜三角地區六十萬軍民
完全粉碎敵萬人「掃蕩」
苦鬥二十五天殲敵千餘

（新華社蘇中四日電）蘇北淮（安）漣（水）阜（寧）三角地區六十萬軍民，經廿五天（五月廿至六月十五）苦鬥，完全粉碎蔣介石萬人大「掃蕩」，殲敵千餘。此次敵調集四十四師、整四師等部六個主力團、三個保安團，傾巢出犯，蘇北人民解放軍五月二十三日主動反擊西線路，迫使阜寧陷於孤立。蘇北各地蔣軍乃驚慌失措，急自淮安、漣水、響水口等地增援阜寧，整四師一七七團十七日進佔蘇嘴（漣水東南），次日即被殲二百餘人，一七五團亦於車橋（淮安東）附近被地方武裝阻擊，西路蔣軍部署乃被打散。五十一師一七九團殘部（該師係晉南戰役被殲後補充者）被迫自沭陽繞道來援，甫抵阜寧之四四師三個團，亦由該師師長王澤浚率領，奔赴蘇嘴。此時，解放軍已北渡游黃河，深入該師側背，使王部撲空。六月四日，解放軍復一舉攻克蘇北重鎮響水口（漣安縣東北），殲敵六百餘，助擒敵「掃蕩」全局，四四師、整四師等部乃相繼被迫撤回淮（安）、漣（水）、阜（寧）三城，「掃蕩」至此完全失敗。在此二十五天內，南至馬家蕩，北至灌河，各縣民兵均配合出擊，共計殲敵一一八一名，繳砲三門，機槍五挺、步槍二四三支、彈藥十萬發。

三十萬堤工的戰鬥

杜林

十六日中午，我到了壽張孫口險工的河堤上，黃河濁浪滔滔，新修的河堤被驚濤嚙噬，不斷倒塌，落水聲驚人。農民們冒着如火的炎陽，捨命的搶修堤圍，石硪落地，全堤為之震動。硪頭卜雙全是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子，鬍鬚斑白，衣服上掛着銀質的「毛澤東獎章」，他以河民固有的英雄氣概，拚命打硪，大家齊聲喝彩，「舉紅旗呀！」不知道誰提議喊了一聲，頓時萬口嚮應，一齊回頭幾桿在堤上迎風飛揚的紅旗，上面繡着「功高大禹」、「黃水屏藩」、「硪工英雄」。土工們揮動鐵鍬，競賽擔土，照一般的習慣，每人每天只能擔兩個土方，但是翻身農民們自動增到了四個土方，有的竟達到四方半。運石車絡繹向堤上湧來，上面載着石頭、石碑、石磨，工料實在太缺乏了，農民們為了戰勝蔣介石製造的黃災，不惜貢獻出自己一切的一切。

突然，對岸蔣偽軍的迫擊砲向險工轟擊起來，砲彈接二連三的在人羣附近爆炸，濺起泥水，落了堤工們一身。砲聲未停，機關槍又緊接着瘋狂掃射。堤工們對這種事情，已經司空見慣，依然沉着的工作着。六十二歲的硪頭葛俊興蹲在堤上，指着對岸的蔣偽軍罵道：「蔣介石小舅子，你敢到這邊來！老子活了六十多年，沒挨的過你！」我們硪工們，把硪搖得更高，摔得更重了，大家吆喝着唱：「齊心合力呀，嘿！摔死你個蔣介石呀，嘿！……呀。」

我正驚嘆堤工們的沉着鎮定，討厭的美蔣介石飛機又來了，擦着堤由遠而近，播音筒立時傳出「隱蔽」的號令，堤工們迅速鑽入預先挖好的防空洞裏。我鑽的防空洞內有個民主政府的幹部，我問他：「像這個樣子，堤工怎麼能進行呢？」他掏出一個小本子，一字一句的說：「這個麼，據我們修防處統計，蔣介石的飛機從五月十二到六月十二，在第四修防段就襲擊了十二次，還丟了一百磅重的炸彈，蔣偽軍還擾六十四次，打死三個堤工，抓去兩百多人。」他說：「不管怎麼破壞，堤總是要修，蔣介石破壞一回，老百姓就多給他記上一筆賬」。

飛機打了一陣機槍，喪氣的跑了，人們又開始了緊張的勞動。一個穿黃色粗布軍服的人走上河堤，農民們立刻歡呼鼓掌：「咱們的縣長來了，歡迎！歡迎！」陳縣長找到一輛小車，和大家一樣的推土，還和他的通訊員展開競賽，不久，汗水就濕透了兩個人的衣服。

是吃飯的時候了，但是絲毫沒有歇工的跡象，堤工們起的是很早的，中午還常常拒絕休息，他們深知大汛當頭已近，無論如何要把工程趕快修好。

一個老太婆推着一小車土，上了河堤，高聲喊道：「鄉親們，飯都涼了，歇歇工吧」。幾個人跑到她身邊，半開玩笑的問：「村長，你這管[illegible]作飯的，推着車子幹什麼了？」「我麼，」她說：「叫你們來吃飯，順手推一車土」。

我對這位老村長，感到很大的興趣，好奇地問她：「娘兒們也來修堤了。」「同志」，她說：「修堤的男人出來三十萬，家裏的活也不能荒了，我們女人家來了一些給他們作飯，大部份都留在家裏鋤苗、耕田……。」

（新華社晉冀魯豫電）

蘇北群衆創造悲壯事蹟
英勇機智保衛物資

（新華社蘇中四日電）蘇北淮（安）漣（水）阜（寧）三角地區六十萬軍民，在蔣軍延續二十五天的大「掃蕩」中，表現機智，保衛物資，創造許多悲壯事蹟。蔣軍每到一地，即挨戶搜查，由水裏到便桶，無不搜遍。另有手執鐵扦之搜索隊，在田野裏亂戳，倒墳墓，翻草堆，河裏摸，灰裏找，磚墩一天四遍，搜刮廿八次。但羣衆機智地進行了物資大搬家，從屋內搬到屋外，從地上搬到地下，敵人到東，物資搬到西，敵人到西，物資又搬到東，使蔣軍無法找到。某村湯志發，一連三天，把政府寄存的物資搬了三個地方，結果未受絲毫損失。羣衆更創造土電話，互相傳信。蔣軍除搜索外，還用酷刑逼供，雖許多人被打得死去活來，但均隻字未吐。四尖村蔣大娘，蔣軍把她從樑上摜到地下，她不說；身上剝光，用四股香燒得皮膚嗤嗤作響，她不說；蔣軍一面燒，一面用斧頭刮她的肉，她還不說；蔣軍再把她掛在樑上毒打，她大聲說：「我今年三十六歲了，兒子閨女都有了，死也死得了，就把我打死，我也不說。」蔣軍無法，只得空手而去。

蔣政府禁刊黑市消息
妄圖掩飾經濟危機

（新華社陝北四日電）自上月下旬滬市物價開始狂漲後，蔣政府對經濟危機已採取鴕鳥式之掩飾辦法，禁止報紙及通訊社發表有關黑市的任何消息。據中央社二日電稱：上海市政府已明令禁止報紙刊載金、銀、外匯等黑市消息，電信局亦奉令拒絕收發有關黑市之電報，一經查出，即「依法送法院辦理」。此外，上海蔣記警察局並宣佈加緊組織所謂「經濟警察」，即經濟特務工作，向民間商業及金融業開刀，以便於四大家族進一步壟斷。

×××

蔣賊對反蘇謠言的苦惱
又要製造又想掩飾

（新華社陝北四日電）蔣介石宣傳機關的反蘇造謠，近已發展到連自己都害怕的地步。中央社六月三十日長春電，為了掩飾此次四平街蔣軍的慘重損失，又重複其所謂「解放軍使用蘇聯武器」之援助的造謠，但隨即又覺得太荒唐了，怕被質問時要負造謠的責任，連忙發電更正稱：「八十二號長春電稱蘇聯武器之援助，請刪去」。據悉：蔣介石已通令所屬在造謠時，一律用「某方」等類毫不負責的字樣，以便推諉。

蔣區文化教育零訊

成都大華社記者五月二十九日經外南小天竺街時，見一年約三旬之女人，坐街旁擺一張，前擺有文憑一張，為河南大學畢業證書。該女人有學者的風姿，談吐文雅，自稱找職業不易，只有行乞度日，[illegible]下不勝悽愴。

四川樂山縣城青年敎某，近一年初中，家貧無法生活，乃在城內拉洋車謀生。

河南魯山縣私立河南中學，近因該校學生與該縣蔣記自衛總隊士兵口角，被該隊全隊官兵包圍，以機槍手榴彈，學生死一人，傷十二人。

安徽省立[illegible]學國文教員孫[illegible]如，[illegible]

廣州中山大學醫學院生物系教授兼省立文理學院生物系教授[illegible]，[illegible]月十三日[illegible]，發覺，始[illegible]。

蘇允許留華蘇僑
在今年內歸返蘇聯

（新華社陝北四日電）綜訊：蘇聯駐滬總領事館於六月廿日發表聲明稱：「蘇政府已公佈命令，允許僑居中國之三千戶蘇公民及其眷屬，在年內歸返蘇聯。」據蘇方人士估計：此一數字，實際上包括留華蘇僑全部，其總數約一萬八千人，其中大部份居於上海、天津，並預測至少有百分之七十五將立即離華。北平蘇聯領事館已開始辦理僑民登記。[illegible]令，蘇政府保證回國僑民職業、住房、糧食及其他必需品之供給，僑民並可向政府申請貸金。上海蘇僑七千人，於一日集會慶祝，決議向蘇政府致敬，並保證彼等將竭智能，貢獻於祖國之復興事業。

又據合衆社二十九日電訊：蔣政府上海警察局拒絕承認戰後自上海蘇聯領事館發給護照的一萬二千俄僑之蘇聯公民權，[illegible]他們沒有[illegible]發給進入中國的入境證照。對此，蘇聯方面業已向南京政府提出交涉。

貧苦婦女們挺起腰桿了

——記保德扒樓溝婦女在控訴大會上——

刀戈

沙頂咱們婦鄧潤珍，當前年夏天從地主張沁家門前路過時，張之弟媳婦陳玉梅（當時任行政村婦救秘書），和家人在門口坐着歇涼涼，看見鄧潤珍走過來就嬉視的說：「看後寨（小村名）婆姨土眉灰眼，灰軸棒。」鄧潤珍聽見，心裏生氣，却不敢說。

去年秋，鄧潤珍同落襪工的幾家在場裏打場，因口袋不夠用，衆人要她到張沁家去借，她到張沁家姐怯的問：「大娘！你家口袋在家嗎？我借喚一下。」張沁婦答：「在油坊裏，你過去拿吧」，她正要到油坊拿時，陳玉梅變臉的說：「尿也不尿你，後寨土眉灰眼婆姨還要借口袋」。鄧潤珍垂頭喪氣回到場裏說：「挨人圈，口袋沒借上，還叫人家把我罵的收了個興。」

此次鬥爭大會上，鄧潤珍下命令般的說：「春蛮婆姨（即陳玉梅），過來！」當她斜一站起來，鄧潤珍給前兩步，撕着她的領口氣憤的說：「這可有說話的權利啦，那會你罵婦娘土眉灰眼，灰軸棒，有的事沒有了？」她答：「有的事」，鄧潤珍眼睛冒着火星，又問：「爲甚麼要那來騙人了？」她說：「我們有錢有勢，看不起你們窮人。」鄧潤珍聽了腰從地上掏了兩把黃土，抹在她油頭粉面的臉上：「我們土眉灰眼是勞動積上的灰塵，你孫子剝削着我們，却油頭粉面，今天把你的臭架子卸下來吧！」

陳玉梅灰溜溜的站在那裏，像土神爺一樣。

×　×　×

外來戶喬高橋婆姨，一把扯過地主張沁婆姨說：「我三年給張沁孩兒做下一個布衫子，被你偷去。六月裏偷去，我孩兒赤肚子跑到八月裏。要不是你家弟媳婦做證人，你還不認賬呢」。喬高橋婆姨切齒痛恨的發問：「你要甚有甚，爲甚還要偷我孩兒的布衫子？你講！」一吃婆婆姨念念的說：「她是狼心狗肺！」高橋婆姨繼續控訴：「我以前住在谷香子家，你挑撥說：『那些人住下沒用，熬酒不密漏，不臭，叫起身吧』，不起身，後把鍋搬了，谷香子沒有聽你的話，要聽了你的話，我一家幾口子還有活法？你說，你是甚麼的心腸了？」

接着高橋婆姨剛一訴完，張拉考婆姨玉蘭英站起來說：「我男人不在，我給你說一下，」一把她伸出一肚子冤氣，指，指着張沁婆姨的鼻尖說：「我男人給你家受苦，你家吃的莜麵、白麵，給我男人吃的高粱麵，涼水拌糠子，那年過節，你家先吃了，一大撈剩下的米湯滾起來就哄，我男人從地裏回來，把米湯喝了，就問了你的嘴的，壓大氣過來訓斥我男人說：「張沁你等是要喝米湯，你喝上些涼水」，王英對着張沁的說：「你爲甚常時都不訓斥你家婆姨，來是要打開布」她扭轉臉，又不開口。張沁婆姨：「受苦人的心掏出來狼也不吃，你家的狗也不吃！」「呸！」

×　×　×

張凡關婆姨控訴張沁婆姨卑鄙無恥及奸詐鬼計的行爲：「前年你到我家串門子，偷去我家門上掛的鎖子，有的事沒的事了？」她用手准了張沁婆姨一下。張沁婆姨伸出狼爪似的手，向着凡關婆姨打來，重一下就起婆姨們的議憤：「地主架子不倒，還打咱的人……」。會場當即騷起來，貧苦婦女們逼迫倚婦女主婆姨擠了上去，搗了她一頓。

凡關婆姨繼續控訴：「我家和你家住在一門上，你可騎路人，我從地裏回來，坐在門檻上吃飯，你隔着墻過罵「皇帝一」，你掛在我的頭上。你知道我與撒山婆姨不和，要挑撥他在歇做我，我們擠仇，我害過，見你站在那裏，我往過罵「皇帝」，我不知道，究竟是誰，不是不是你」她說：「是我。」一吃婆姨憤不過，說：「你才是挑撥吧！」會場上更激起了婦女們的怒火。

在挺起了腰桿的貧苦婦女們前，地主婆姨像落水狗似的，被嚇散變，低着頭。

地主惡霸化形記

車鳳有

一、寶地存錢裝小販，躲在小村無人管

雖石七區四山寨村，地主王洪鎖（已死）的兒子，在本村有一百多畝山地，在七里溝有五十多畝水地，都是出租。雖石解放後，就將西山寨的地賣出大部，將七里溝的地全部賣出，只餘四山寨二十多畝山地，招一家移家種，一畝水地能賣七十塊白洋，加上山地共賣得四千多銀洋，去年看見別處同地主清算後，就把銀洋拉到七里溝隱藏起來，把女人娃娃也搬去，自己扭上個小扭子賣手巾、牙刷、牙粉、胰子，都是零星東西，趕自家舖集時對人說：「地賣完了沒辦法了！不自己倒騰不行了」，別人問他：「你爲什麼不扭上個大扭子？」他說：「沒有本錢扭不起。」他在七里溝住了半年，又搬到張家莊溝內的半溝村莊，這個村非常僻靜，只有三家人家，從來很少有人來，公糧派差也很少派這個村的，他住到這村，仍然扭上扭子，趕城關集，這樣他在西山寨的地只出幾顆糧食稅，村中給他訂成貧農，到這裏更是一顆公糧不出，連差也不支。

二、好一個「無產階級」

三區車家溝村地主車鳳有，原有一百多畝地，招一家移家，自己領種二十多畝，開過十幾年粉舖，在酒房與田家坡煤窯都有股份，粉舖僱過五個人，養兩個驢，村裏有一口井，他的粉舖霸佔不叫村裏人担水，迫的村中羣衆到溝底去担水，一個老漢因下雪，路不好走，跌死在溝裏。事變後把地陸續賣出七八十畝，除下二十多畝自己種，四二年把粉舖也打折了，去年又給富農車鳳泰，礙了半個工，和羣衆說：「看我窮的變成無產階級了。」去年徵公糧時，自己要訂成工人成份，村裏幹部給他訂成中農了，鍋去要出五石多公糧，去年只出一二斗，去年羣衆要反他霸了井與了的工錢，後來縣上說法令上不訂着，他開粉舖是爲了闊生產（？），不讓反。

太原敵後戰鬥故事散記

七、搶煤隊成了我們的運輸隊

武工隊常是逼近到敵人的眼皮底下去打伏擊，出其不意，給敵人的震動更大。五月底，保家隊的一部分小精幹武裝，埋伏在太五區店頭的村外，這裏是太原縣敵人搶煤的地方，每天有十幾個牲口十幾個人帶三五支槍到凋峪煤窯上搶煤，保家隊就埋伏在這裏，距太原城數里村外山頂上又是碉堡，這是很危險的地方，可是我們的保家隊埋伏的很好，任何人都不知道。

早飯時候，有十幾個勾子趕着四個驢子，三個毛驢，從溝口進來，埋伏部隊一躍出去，就給如剛裏的木偶一樣，目瞪口呆，順順的按保家隊的命令，飛快的轉向邊山來了。

保家隊就這樣一槍未發俘獲了四個驢子，三個毛驢，還有十個趕牲口的勾子。

××雨　張××

石明三的轉變

李文波

[illegible]

……小張且一下都不搭理人家，偷人家一條布袋，出發捎回來了，兩個四瓜裝是給病人吃的，他一出來了：……」小張且一下都不像有家長六（？）。石明三走了，等他說完，就見桌子上放了一股，一子……才一回頭想走，自己卻往性桌上放着半瓶花生，閒便抓了兩把就出去吃。可是後悔，喝兩口酒，離能知道呢？於是又把酒四去喝了兩口，一會一瓶酒喝光了。肚子裏像餓似的，想到伙房找點吃的，恰巧看見肉包子才出鍋，他伸手就拿了一個，吃了一半，已經被司務長拉着……

他從此更沒有起色，管理員批評他不聽，說起來就不服，後來石明三不等會，給他訂了半天的紀律，也提出幾條去，偷，吃了一樣，……跑了。……

……大家又不想管他，再不想他，石明三叫人家推出門去，石明三一個人在門外站了半天，……

大家叫石明三：「你等什麼！」通訊員馬夫英雄們只得「你們救救石明三吧！」拉着一個英雄的手，一個見他就和石明三握手，……也不說一句話，他就接着自己的手，……

……結果還是姚振清來。當他見了管理員，宣佈自己要改，並訂了計劃：一、永不犯紀律，二、幫助伙房打掃，三、……積極照顧馬匹。……

「無價寶」

王興邦

從前有一個老漢，在一個地主開的乾貨舖裏打餅子，別的乾貨舖一月工錢是十三塊，在這個舖裏只能賺七塊。老漢不願受了，地主說：「不受就算了，賠了我的煙鍋子再走！」原來老漢打斷了地主的一根鍋木烟袋桿子，地主說那是「一根啟煙袋」，坐在正殿能和台上對火，一拉就丈長，一縮幾寸遠，不光能吸煙，而且裏面還有笙吹，能打呢！

老漢賠不起這樣的「無價寶」，只好又給地主受了三年。